



種沒有人知的「兵種」。

許定銘

《代馬輪卒手記》一舉成名後，張拓蕪鏤而不捨的，在原稿紙上埋頭苦幹「刻字」。由一九七六至八一年間，一連出了《代馬輪卒手記》、《代馬輪卒續記》和《代馬輪卒餘記》、《代馬輪卒補記》和《代馬輪卒外記》等五本書，銷幾十萬冊，轟動台灣文壇。要明白這幾本書的內容，先要了解什麼是「代馬輪卒」。

客量減少二百五十人，從兩千人降至一千七百五十人。

海唇警衛隊發言人說，實行新標準後，即使輪船上所有乘客都湧到船的一側去看鯨魚嬉浪，也不會發生翻船事故。


看來，我們還得努力節食減肥，我們總不能常被胖子夾在座位裡動彈不得，總不能把所有劇場、影院、體育館的座位都無止境地加寬加大，也總不能讓輪船、汽車、飛機的載客量一年年地減少。至於載人的地球，也許不會因為胖子的增多而減低運轉速度，這一點，我想，我們是以放心的。

胖子

東倫敦奧連村比賽場地的幾千個座位已經改裝停當。人的普通肥胖時還會影響交通安全。美國有個海岸警衛隊，戰時屬海軍，平時則隸屬交通部，最近這個警衛隊做了一件未雨綢繆的好事：爲了航運安全，從去年十二月起，提高了一級輪船客體重計算標準。原來的標準是成人平均一百六十磅，現提高到一百八十五磅，這就是說，渡輪的載客量百十噸，現在可多到一百八十五噸。如華盛頓州把每艘渡輪載重減少，渡輪碼頭都標明減少的載客數量。

與座位

藝苑草



辦中也遇到了座位問題。根據最新調查，英國婦女是歐洲最胖的女人，英國男子則是歐洲第二胖男人（僅次於馬耳他）。胖子因運動少而體態肥，但不等於不愛看體育比賽，尤其是像奧運會這樣的體育盛會，他們更不會放過，他們要借助於他人來體嘗那種「更快、更高、更強」的興奮感覺。

。全英國有那麼多胖子，奧運會競技場的座位就不能太小。所以主辦部門作出決定：加大加寬奧運會觀眾座位。目前，

安 陳

部，只買到一張票上了飛機，乘務員對他打量了一番，態度

和藹而又堅決地請他離座下飛機，對他說，你這麼胖，會影

響鄰座的舒適和方便。儘管史密斯斯還有點名氣，結果也只好

快快離座。他扮演的電影人物都很少說話，但這次被趕下飛

機的遭遇令其傷心，所以見人就滔滔不絕地訴說他的冤屈。

二〇一二年夏季奧運會將在倫敦舉行，主辦方目前在籌

有一次美國田納西旅行回來乘坐的航班，幾乎把我和我妻子害苦了。我們沒能買到挨着坐的兩張票，結果來了一個高頭大馬、極其肥碩的中年人，插坐在我們之間，把他的巨臂重重地擱在把手上，其左右臂膊體的一半以上都明顯地侵犯我和我妻子座位的空間，他那兩條巨腿與前面的座位之間沒留下一點兒縫隙，這就使我們兩人絲毫動彈不得，只好夾緊身子（一種「夾着尾巴」的感覺），苦熬時間，留下了與胖子同座哭笑不得的記憶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其實是可以向航空小姐抱怨的，但我們畢竟是能吃苦的中國人，航程又不遠，也就這樣熬過來了。我說可以抱怨，那是有根據的。美國電影演員凱文·史密斯，有一次去加州西貢，也乘幾幾部要員長途飛航，共計三架，有一次去加州西貢，

陳 安

八歲，堅持了一年半，已經疲憊不堪。

我問她。「婆婆您為什麼不請個保姆？這麼早這麼遠這麼冷，您這團火還能燒多久？您和老伴攢的養命錢都快用完了，您自己怎麼辦？五個孩子能幫您分擔一點嗎？不哭，婆婆，天冷了不提傷心事……」

終於，我避開她淚水在打滾的眼睛。我實在不忍看那雙令人心酸的眼睛。我感覺她渾身每一塊肌肉都在哭泣，但是眼淚最終沒有流出來，薄薄乾乾的一層浮在眼膜上。護士說，爲了減少每日醫療費用，甚至爲了節約一粒藥片，她已放棄尊嚴哀求過。

是不是，認了命的人眼淚幾乎是乾的？

這是現代化城市裡一個貧困的角落。他們沒有參與發言的機會，他們更沒有「影響社會」的權力，他們徹底喪失了與社會博弈的能力。他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從企業退休，幾乎沒有儲蓄。婆婆說孩子們根本「靠不住」。不不不，不是孩子不孝順，兒孫輩個個生活都不容易。這個季節，儘管「病不起」，儘管「看病難」，卻仍阻擋不了婆婆絕境中求生存和蹣跚醫院的腳步。他們醫保帳戶的積累額太小，每月家庭收入進入他們個人帳戶僅一百多元。這一年半他們自費掏光了所有家底。許多醫院去不了，這家小區醫院接納了他們，儘管這是一家軟硬件都極其簡陋的醫院，但婆婆只求醫療水準達到不讓老伴那麼快就西走天國的程度，就行了。這樣，婆婆對老伴守候了六十五年的愛，也有了理由和延續的空間。

像她這樣的婆婆，我想應該不在少數吧？至少，我的父母就歸屬其列。作為子女，我很心痛，也深感無奈！二〇一二年，有誰能借助龍年「龍勁」，好好謀劃，做一些溫暖的事情，窮盡一切可能，「提速」醫療服務一體化？還有，給他們增加點退休金吧，真金白銀的退休保障收入，才有可能稍微抵抗一下CPI的高企，才有可能讓通脹之虎，少點再少點從這些升斗小民口中奪食。

只要有這樣一小群人，還在想着那樣一群更大的貧困屠，而最終實施的結果不成為「鏡中之月」、「紙上談兵」，做不足百分之百的好，那麼就做百分之八十、七十的好吧，如果一直在盡心努力，那麼，二〇一二年就不會是令人害怕的終點。我的父母和婆婆們，內心會少點寒冷戰慄。不然，大道理唱得再好，他們也不信。

寫到這裡，我心存熱望，渴盼，當個「推手」：二〇一二年有些問題存在，不可避免，而我們能做的，是把傷害減到最低點。最起碼，不要令我們的生活百上加斤、付出比二〇一一年更多才能買得到的醫療服務與藥品。我想一直拉着母親的手，告慰她——龍年，我們還在一起，心手相印，那才真正是溫暖的起點。

在醫院住了八天，臨出院那一刻，才見到王慧的女兒。母女倆開玩笑，女兒說「媽，有沒犯紀律？」個人有沒有出去玩？」王慧求饒似地看着我，讓我證明她很乖。女兒又調侃道：「千萬別摔倒了，要摔跤倒在醫院門口。」女兒說，媽媽上街，家人兩個最怕：一是跌倒在哪個角落，不爲人知；二是沒人敢救。現在路人碰口碰臉都能把你當殺父仇人，誰還敢伸援手？我說，有道理。但我情願相信，二〇一二年的上天，不會拋棄哪個善良的人。

出院回家。剛一上網，「你在嗎？」就碰到一個久違的好友。「在。」我答。「呵呵，你還健在呀？」她開玩笑。「是的，健在。」我發過去一個笑臉。我健在嗎？還算健在，還算健康地活着。新的一年，冷極回暖，早春應該一天天近了吧。

臘月二十誌於港島東

許俐麗

病房，夜已深，月光給房間深處添加了一絲微光，可他的床卻被朦朧的陰影構出了一個十字架，圖案投在被子上，隱約露出一個個黑洞，像失明的眼睛。

元旦夜，實在睡得不好，因為我好像聽見風在哭……四處尋覓，誰還記得，這隻眷戀著一個內心憂鬱肌體還算健康的人？我很為他惋惜，戶人家就這樣沒有了兒子、丈夫、父親。也慶幸自己挺了過來，沒有成為那個倒霉蛋，知道有一種叫做「責任」的東西。再看著走廊迎面走過的病人，我想：他們的內心到底死過多少次又掙扎地活過來？有一首歌不是唱道：「一個人得死多少次，才能成為一個人？」那早逝的不曾相識的朋友，身體還沒死去，心卻已經死了，他沒有成為真正的人，只是到了他理想的戶人家裡去做另一個美麗的嬰兒。

在醫院裡，我想明白了。人要死，有時並不需要有什麼愛惜裡的大前提，很多時候就是一剎那千頭萬緒、迷迷惘惘的事。但對世界本來就不樂觀的人是不會自殺的，因為他知道沒有圓滿存在。二〇一二年也會是不圓滿的，那就別把世界夢想得太美麗，這樣就不會遷怒於他人和怨恨別人，不會對人對己失望，讓心靈覺得錯生在這個世界上。

住院期間，一雙渾濁的淚眼，讓我對二〇一二年充滿殘破的感覺。那是在等候辦理住院手續時，透過玻璃窗看外面的草坪，我就記住了她。她推的輪椅幾乎與她一般高，椅上是八十八歲中風癱瘓的老伴，在人群裡頭曬太陽。她是站立的人群中最老的，也是最累的。每天凌晨三時，她必須起床煮飯煲湯，五時護士坐公交車到醫院送飯，一直守到下午，親眼看住護士給老頭子清洗完便，換上乾淨衣衫才肯離去。她七十

上我的二十二床時，還是把她驚醒了。我愧疚地向她打手勢，她又閉上了眼睛。沒想到。這個冬天，我在醫院裡送走了不尋常的二〇一一年。二〇一一年於我，有些沉重。母親大病住院，至今不醒，父親身體及情緒日漸低落……這一年，最怕的是半夜接到家裡來電，最不願去的地方是醫院，最畏懼的是收到母親病危通知單。太多的人，太多的事，都成為我無法承受的重，不得不從中作出艱難抉擇。這一年，我以為自己是那個最最倒霉的倒霉蛋。

生活還得繼續。年末，因莫名浮腫，我住進了醫院。每天點滴，每日三至四袋，一連八日。每袋一百毫升，加上針劑，從管子裡滴下來，每袋可滴一千八百多滴。就在病榻上數着滴管一滴一滴掉下的百無聊賴之際，忽聽二十二床叫我，「你不冷啊？太陽好像出來了。」

這個冬天，溫度是最令人渴望的！當陽光灑進病
床、鋪滿我全身的時候，我和剛認識的二十二床王婆
，一個七十九歲的老太太，迎來了二〇一二年。兩個
星期前，斜對門一位剛過四十歲，正處於年富力強階
段的男病人，躲開護工溫暖的牽手，從七樓一躍而下
，結束了生命。他選擇在二〇一一年最寒冷的那一天
，據說，他患有嚴重的抑鬱症，天真的心對一切都失
望之極，所以跳在漆黑的夜晚……我曾悄悄探過他的



(攝影) 楊芳菲

李曉萍

的菜名，心想肯定很好吃。

我不解地問導遊，怎麼會叫「鬼火綠」？導遊有趣地笑笑，說「鬼火綠」原來是雲南的方言，意思是很生氣，火冒三丈，後來就沿用成菜名。

很快，我們來到西山腳下的一家有名飯店，廚師正在做「鬼火綠」。我好奇地打量着，廚師向我介紹，「鬼火綠」的做法很簡單，就是魚腥草、薄荷、生薑和辣椒裏攪一起，加上生葱、蒜泥、茭苳、麻油、醬醋，拌在一起，綠紅白黃，色彩斑斕，十分好看。

我們愛吃辣椒，就要求廚師多放點辣椒，廚師微笑着說，「鬼火綠」就是以辣出名，你們想吃多辣就吃多辣。

很快，我們吃到了「鬼火綠」，果真不假，吃完「鬼火綠」後，我們辣得滿頭大汗，吐舌喘氣，滿地找水和飲料往嘴裡灌，真是讓人「鬼火綠」。

到昆明旅遊，收穫不少，不僅可以飽覽各種美麗的風景名勝，還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上一次「鬼火綠」。

霍無非

藝公司獲
。於是攝
」(Ans
擴印成三
后大戲院
梅蘭

中國人過年，講究裡外一新，新則添喜，這個風俗由來已久。近三十年前，我在中原的古城生活，那時候年有「三多」：一是火車站、汽車站的人多，擁擠着，提着大包小包趕回家和親戚市場的人多，食品供應好轉了，柴米油鹽要備足。三是澡堂，理髮要講究，過年要換新形象。單說過年貨，蒸好饅，掃淨庭院，下面接一新年。首先腦袋要新。過去不像筍，街上有數的理髮店大一些是國

營的、小一點是集體辦的，修理腦袋的人早排成隊，在長椅上排排坐，靜靜等着。幾位理髮師傅一邊聊着年事，一邊嫻熟地剪推刮洗吹，理完一位，收過錢，抖抖白布上的頭髮，用河南話朝門口喊：「來一位」，等客坐好，圍上白布，問過：「要大的小的」（大的即剪的少，留上髮長，小的相反）？就開始修頭，從早到晚人頭不輟。

理頭髮，洗澡也是件大事情。那年月家用熱水器還沒問世，洗澡要去單位或公共大澡堂，北方人沒有天天洗澡的習慣，每周洗一兩次，但節前這個澡，得好好洗，從不馬虎。一掀開澡堂厚厚的門簾，裡面熱氣蒸騰，赤條條都是人，幾個大池人頭湧湧，在熱水

婦。玉娘先讓程繼續抗敵，她自，流落尼庵，幾故土。程鵬舉由功，做了襄陽太

海社會局日本顧問黑木的不滿，他通過社會局以非常時期編演新戲須經審查批准為借口預演出，梅蘭芳則以票已售罄為由，移至南京大華戲院又演了三場，更是火爆異常。據當時的報紙報道，排隊購票的群眾竟然將票房的門窗玻璃擠碎。

合也並非巧合，他們兩人都是那個時代京劇和電影兩個領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費穆請梅蘭芳來主演這樣一部戲曲影片，而華麗的戲服、演員的化妝、五彩的配飾以及戲台上多變的燈光效果，如果能拍攝成彩色的效果是最好的了。華藝公司獨具慧眼，大膽投資，實現了梅蘭芳和費穆導演的理想。於是攝影師黃紹芬、李生偉使用美國的十六毫米—安斯可—（Anso）彩色反轉片拍攝了這部影片，並送美國沖洗並擴印成三十五毫米的拷貝，才得以製作完成，首先在上海皇大戲院公映。

梅蘭芳通過《生死恨》的故事，表達了他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感情。爲了把戲曲搬上銀幕，梅蘭芳和導演費穆又進一步修改劇本以適應電影的需要。在這部戲曲影片裡，梅蘭芳的表演爐火純青，他圓潤的唱腔、優美的身段、眼神、舉止，都完美地表現在銀幕上。在拍攝中許多地方都採用真的道具，使表演更接近生活。